

## 从宋徽宗到齐白石——“百花呈瑞”迎新春 “花鸟虫鱼”话吉祥



《鸚鵡图》 北宋 赵佶



《幽兰竹石图》 于非闇 张大千



《九如图》 汪亚尘



《修篁树石图》 元 李衍



《梅鹤迎春图》 陈之佛



独立柜中展出的花鸟瓷器。

却是唐朝以后的事,此后发展于宋元,昌盛于明清,多彩于近现代。不同于山水画的隐逸思想,花鸟画更多的是寄托人们的美好愿望,尤其在反复描绘的主题和图案里。

展览中间位置有一幅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百花呈瑞图》,这是此次特展主题的来源之作,上面绘有牡丹、秋葵、水仙,用笔工整细腻,设色清新明快。

为何以此为题? 万新华说,古时候,临近岁末便是花鸟画的产出盛宴,有迎春之意。“尤其在一些喜庆的时间段,中国的文人普遍有一种趋吉的心理,通过这种繁花似锦的方式来迎接我们的美好生活。”他表示,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南博特意策划这么一个展览,用美好的寓意迎接新年。

记者 徐崑 通讯员 岑翔

近百件精品,勾勒半部中国花鸟画史;2/5的藏品,首次与公众见面;从宋徽宗、“吴门四家”、“扬州八怪”,到齐白石、徐悲鸿、陈大羽等二十世纪名家,跨越千年,构成南博展览史上最强大的花鸟画阵容……“百花呈瑞——南京博物院历代花鸟画迎春特展”近日在南博特展馆开幕,展览将持续至3月28日。人们可以在展览中细品千年来中国花鸟画名家名作,在“花鸟虫鱼”的世界里迎来新春的吉祥。

### 不容错过,五分之二展品首次展出

“明代中期以前的作品,之前很少与公众见面,本次展品五分之二从未公开展出,所以不容错过,历代名家名作勾画出了从宋元到二十世纪的大半部中国花鸟画特征和发展历程。”南京博物院陈列展览部主任万新华感叹,“我到南博工作二十多年了,好多作品实物也是第一次见。”

据悉,本次展品中涵盖了历代名家名作,可谓灿若星辰。从宋徽宗到元代李衍、倪瓒;从林良、吕纪到沈周、文徵明、徐渭;从八大、石涛,到华岳、金农、郑燮等“扬州八怪”。二十世纪部分,展出了张大千的《幽兰竹石图》、徐悲鸿的《立马图》、齐白石的《群虾图》、汪亚尘的《九如图》等。

### 难得一见,《鸚鵡图》上次展出还是五年前

画展开篇就是宋徽宗的《鸚鵡图》。据了解,该画很少对外展出,上一次展出还是五年前。宋徽宗艺文绘事造诣极深,本幅画里三只八哥,两只正在激烈搏斗,一只在旁观战。鸟的毛羽蘸墨丝毛,淡墨渲染,表现出鸚鵡毛羽的浓黑深厚感,松树的鳞皮用干笔圈出,略施以淡墨。乾隆在御览此图时,除了御题“活泼泼地”三个大字外,还在画面顶端几近中间的位置题写了两首诗。

“这幅作品时代久远,又是皇帝画的,本身作品又少,从各个角度看都是特别的珍贵。”万新华介绍,此次宋元部分还有元代李衍的《修篁树石图》,“李衍以画竹闻名,和赵孟頫、高克恭并称为元初画竹三大家,他的作品在南博展览史上从未展出过,时间也很久远,画幅很大,而且这幅是他的代表作,可以说是难得一见。”

### 花鸟虫鱼,寄托人们美好愿望

中国画的花鸟画内容丰富、蕴涵生意。以花木和珍禽为主体的花鸟画,有时还会配以奇石、带池塘的庭院或者更宏大的山水背景,一般用来表现一派富贵之气。这里的花木多以象征富贵的牡丹、寓意荣华的芙蓉花为主,珍禽则有象征长寿的仙鹤、寓意福祿的梅花鹿等。

与一派富贵气相对的,则是文人最喜爱的“岁寒三友”——松、竹、梅,这些植物反映了文人理想的精神世界。尤其是竹子,它强劲的生命力自古令人倾心。清代书画家郑板桥最爱画竹,本次展览展出了他的《托根乱岩图》,在两块石头的夹缝中,两竿秀竹冷然直上,一短一长,一低一高,一浓一淡,风神俊朗,清新洒脱。画上有他最出名的那句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看到徐悲鸿的《立马图》,有人提出疑问——不是花鸟画吗,怎么还有马? 对此,万新华介绍道:在中国画中,凡以动植物为描绘对象的绘画,均统称“花鸟画”,并不单指花草与飞禽。虽然动植物图案可追溯到上古时期,但在美术史上立科



《风华绝代》剧照

中,65岁刘晓庆身穿大红色戏服,配上精致的妆容,手握烟杆子,翘起二郎腿,尽显大家风范。舞台上的刘晓庆不仅饰演了55岁的赛金花,还饰演了25岁的赛金花。赛金花出身名妓,刘晓庆演活了“左抛一个媚眼,右抛一个媚眼,忽而撒娇,忽而娇嗔”的媚态;后来成为状元夫人、公使太太,刘晓庆一张嘴就秀出英、法、德、俄四国外语,震惊四座;最后当魏斯灵求婚时,刘晓庆的表演也极具大女主的骄傲、张扬本色,开口就是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收放自如、张弛有度,一招一式间嬉笑怒骂的表演,将赛金花这一传奇人物的妩媚与坚毅,演绎得淋漓尽致,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除了精彩的演技外,刘晓庆的化妆、造型也是一大亮点,由在电视剧《武则天》中合作过的“魔法化妆师”毛戈平再度为她量身打造。或优雅书香、或艳丽热烈、或哀婉悲凉、或柔情似水的不同造型设计,契合了角色的不同人生阶段。



明-荷叶形盖罐(蚌埠市博物馆藏)



明-双螭耳玉杯(南京市博物总馆藏)

近日,《1420:从南京到北京》文物大展在南京市博物馆开幕,展览将展至2021年4月。本次展览通过340件(套)明代精品文物,讲述600年前从南京到北京的故事。

### 从1420到2020,永乐迁都北京600年

1368年,太祖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开启了统一的大明王朝;1420年,永乐皇帝下诏迁都,北京作为国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延续至今。从1420到2020,值永乐迁都北京600年之际,《1420:从南京到北京》文物大展于年初在首都博物馆举办,好评如潮。

临近年末,首都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博物总馆携手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特区办事处、蚌埠市博物馆、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等多家文博单位,再展《1420:从南京到北京》文物大展,展示了南京与北京在明代历史文化上独具优势,解读了帝制时代都城兴衰与王朝命运的休戚相关。

南京站策展人朱逸霏介绍,本次展览的缘起是今年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满600年,想要做一个展览回望大明王朝,以城市为基点叙述明代历史,最适合的两座城市就是南京和北京。本次展览主要围绕明洪武与永乐两代重大历史事件展开,分为洪武肇基、永乐开拓、国祚绵延三个单元,各部分之间以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复原历史人物的身影,再现昔日的风云激荡,向公众展示南京与北京的明代历史风貌。

### 340件(套)展品汇聚各馆珍藏

在南京市博物馆多功能展厅,各馆珍藏汇聚,以明代洪武、永乐两朝史实为脉络,细述了从南京到北京的历史故事。展品中,有来自蚌埠市博物馆藏的白釉荷叶形盖罐,南京市博物总馆藏的釉里红岁寒三友图梅瓶,首都博物馆藏的嵌宝石飞鱼纹金执壶等。

朱逸霏特别提到了两件展品,一件是南京部分的精品,南京市博物总馆藏的明代嵌宝石镶玉金带板,该文物在南京江宁将军山沐启元墓出土,带板共二十块,形制完整。金质地纹以累丝法制成,中间部位镶玉,周围镶嵌一圈红、蓝宝石和珍珠,珍珠已风化不存,仅余空托。明代人把用珍珠、宝石装饰的腰带称为“宝带”。黔国公沐启元的这条宝带镶嵌金嵌玉,光彩夺目,极尽华丽。

另外一件是北京定陵万历帝棺内出土的明代金盆,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特区办事处藏。宽平

## 与六朝人一起感受围棋魅力



琴棋书画诗酒茶,组成了古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而其中蕴含着人生智慧和东方哲学的围棋,更是受到历代文人的喜爱。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在历史演变中,棋与自然万物、风雅之事产生联结,形成了独特的围棋文化。

为传播传统文化,让观众感受围棋魅力,“围棋与六朝”展最近于南京六朝博物馆二楼画廊开展。展览以“六朝弈风”“吴图寻踪”“围棋九品”“围棋州邑”等板块将围棋与六朝的故事娓娓道来。

### 棋与自然构筑诗意空间

《池上二绝》唐 白居易  
山僧对棋坐,  
局上竹阴清。  
映竹无人见,  
时闻下子声。

从诗文中可以发现,古代文人对弈不为胜负,而是在清雅幽静的环境中,远离尘俗,追求精神自由,展示审美情趣。棋与山泉、松风、明月、清泉、夕照等,共同构成了一个诗意空间。

### 棋与茶、酒营造雅致氛围

“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闲。”明代陈继儒将棋与茶看作一体。

“随缘冷暖开怀酒,懒算输赢信手棋。”唐寅将棋与酒置于并列,构筑雅致的文化氛围。

“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声,水际听唉乃声,方不虚此生耳。”张潮在《幽梦影》中把围棋艺术化,人生审美化,于清幽淡雅中一解尘俗烦忧。

围棋的这些文化内涵从六朝时期就开始生发,六朝时期围棋的蓬勃发展,使围棋走进了“琴棋书画”之中,成为后代文人身份的标志和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明-双螭耳玉杯(首都博物馆藏)

沿,沿面刻两组对称的二龙戏珠纹,龙之间刻山水和云纹。盆底内壁刻二龙戏珠及云纹,内底中心凸起一半球形,象征火珠。盆底外侧中心部分刻铭文一周:“万历年造六成五色金重二十七两三钱五分”,合1013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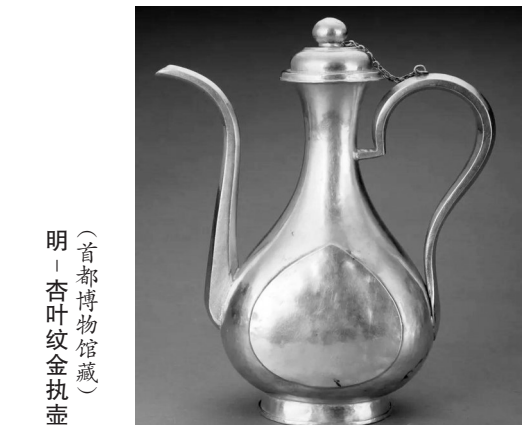
### 签订古都博物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明代南京与北京的遗迹都已经成为了人类文化遗产,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从南京至北京的大明王朝,书就了中华文明的辉煌篇章。目前,南京正在围绕“创新名城、美丽古都”的发展愿景,向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迈进,文化传承与传播是国家城市建设的重要任务。

《1420:从南京到北京》开幕之际,首都博物馆、南京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河南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南京市博物总馆等多家地处中国古都的博物馆,友好协商、共同签订古都博物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实现展览策划、人才培养、公共教育与服务、文博主题研讨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提高对中国古代都城城市历史的研究和传播展示能力。同时,各馆以“古都——历史文化遗产创新”为主题进行研讨交流,共商古都历史文化的传承创新,共同研讨古都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力量。



明-嵌宝石金头面(南京市博物总馆藏)



明-杏叶纹金执壶(首都博物馆藏)

### 围棋与六朝风度

六朝时期,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人们“越名教而任自然”,强调自我意识觉醒,个性张扬。

“清谈”和“隐逸”,是最能体现六朝士人风度的两件雅事,而围棋,成了用手指代替语言的“清谈”,成了以对坐代替山林的“隐逸”,它同诗酒、山水、啸傲等一起,成为释放自我的一种方式。其中,还有不少故事呢。

沈约《俗说》:“殷仲堪在都,尝往看棋,诸从瓦官寺前宅上。于是袁宪与人共往窗下围棋。仲堪在里问袁《易》义,袁应答如流,围棋不辍。袁多傲,然殊有余地。殷撰辞攻难,每有往复。”在这里,围棋、寺庙、《易经》、清谈辩论,是士大夫高雅风度、过人学识的最集中体现。

魏晋文人“竹林七贤”以喜好清谈、不拘礼节出名,他们在对弈中呈现出自己独特个性和审美情趣。阮简为开封令时,一次有劫贼来袭,县吏急忙报告道:“劫急。”阮简此时正在下棋,他竟然说:“局上有劫,亦甚急。”盘上的劫重于现实中的劫,这说明了阮简对围棋的痴迷,更是借此说明阮简临危不乱的风度。

“棋分九品”这一说法源于六朝,魏晋时实行“九品中正制”,士人品第分为一到九等,用于评价士人的品行、才能,选拔官员。结合士分九品的观念,棋也分出了九品,钟嵘《诗品·序》:“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校,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同博奕。”



展览现场